

# 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张杏玲



■ 大峡谷(摄影)

计小江

前日出差路过上海,被战友老朱留下,约我去徐家汇西岸渡口看鸟。

第二天一早,老朱开车带着我向徐家汇方向而去。“老朱,今天到西岸渡口能不能看到水鸟啊?”我很忐忑,因为在高楼林立繁华与喧嚣的城市,是难看到成群水鸟的。

老朱抬头看了看天,回答道:“现在正是看水鸟的季节,这要天气晴朗,没有雷雨,那儿肯定会有苍鹭、白鹭和鸬鹚等鸟,运气好,还能看到鸬鹚捕鱼。”

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,透过玻璃望了望天,初升的朝阳把天际染成了绚丽的红色,偶有飞机从空中而过。

车在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,说话间,我们到了渡口,展现在眼前的码头建筑,正如老朱所说,像个飞船,加上外墙的灰色涂料,给人

老家嘶马(原名郭家庄),相传岳飞曾在这儿拴过马,因战马嘶鸣而得名。为扬子江边一小镇,因发生塌江事件,面积缩小了,现成了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嘶马村。这么个小地方,却出了一道名菜:嘶马拉豆腐。它是淮扬菜系中,一道美味佳肴,可与扬州狮子头媲美。

嘶马拉豆腐的由来,可追溯至南宋时期,传说由当地禅寺僧人创制。主料为盐卤老豆腐一块,配以香菇、竹笋、菠菜等食材,经三次勾芡与三次素油烹制,通过“拉”的技法,将豆腐拉成线,分阶段打入白糖、酱油等调料……成品表层复盖琥珀色麻油,下层呈现腐乳白、竹

## “西渡”看鸟

□ 陆金美

一种高大的感觉。我们沿着跑道走到渡口附近,却看见 10 多台相机架在三角架上,镜头对着江面。

我停下脚步,见老朱看向江面,并咽下想要说的话,也朝着镜头的方向,不由竖起了耳朵。

果然,一声长长的鸟叫声从空中传来。很快一只白色的鸟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,然后它越飞越低,慢慢地落入江水中。紧接着,第二声鸟叫响起,第三声、第四声……再然后,一声接着一声,由远及近,由小变大。仿佛就在一瞬间,多鸟聚集在渡口上空,那叫声有长有短,有快有慢,有急有缓,好像一场大型聚会,拉开了相聚的序幕。

在渡口附近的人们都看呆了。随

## 嘶马拉豆腐

□ 刘希涛

笋黄、香菇褐的效果,品尝一下,如脂羹般美不胜收。

注意,刚端上桌时,千万心急不得!因其表面被一层油封住,看似不冒热气,内里却炙热滚烫,一不小心,就被烫了舌头。俗话说:“心急吃不得热豆腐”,说的就是这种拉豆腐。

乡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:一次,李鸿章在洋人处受招待,见端上桌的是一盆冒烟的洋玩意儿(冰激凌),从来没有见过冰激凌的李鸿章,犹豫了半天不敢动筷……受到一桌洋人的耻笑。回来后,李鸿章

## 于无声处见丹心

评电视连续剧《沉默的荣耀》

□ 金卫

谋次长的身份为掩护,每一次在会议室审阅战报,都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捕捉关键信息;朱枫以商人身份为伪装,在茶馆与交通员对接时,一个眼神、一句暗语都关乎生死。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,却处处是看不见的刀光剑影,这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叙事,更让人体会到隐蔽战线斗争的残酷与艰难。

剧中对人物的塑造,打破了“高大全”的英雄滤镜,让烈士们有了更鲜活的血肉。于和伟饰演的吴石,将“隐忍”二字刻进了骨子里。他在办公室独处时,会悄悄拿出藏在抽屉里的福州家乡照片,指尖轻轻摩挲,眼神里满是对故土的眷恋;面对特务的试探,他始终面色平静,却在转身的瞬间,悄悄攥紧了藏有情报的衣角。这种细节里的挣扎与坚定,让我们看到英雄也是凡人——他们有牵挂,有软肋,却因信仰选择了“舍小家为大家”。

吴越饰演的朱枫同样令人动容。她本可留在上海与家人团聚,却在交通员牺牲后主动请缨赴台。剧中有一幕,她在客栈里拆开女儿的来信,看着信上“妈妈早点回家”的字迹,眼眶泛红却不敢落泪,只是迅速擦干眼角,将信烧毁在烛火中。转身面对特务盘查时,她又立刻换上镇定的神情,从容应对。这种“铁骨”与“柔情”的碰撞,让朱枫的



形象愈发立体。

这部剧最珍贵的,是它对历史的敬畏与尊重。看完这部剧,我忽然读懂了“沉默的荣耀”的深意:所谓荣耀,从不是聚光灯下的掌声,而是明知前路凶险,仍一往无前的勇气;所谓英雄,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,而是平凡人在信仰的支撑下,活出了不平凡的模样。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,或许无法体会那种生死抉择的沉重,但那些烈士用生命守护的信念,那些为家国统一付出的牺牲,永远值得我们铭记。

一场秋风一场雨,天气骤冷下来。翻朋友圈时,看到好友殷先生发了张照片——照片里一只黑色的“鸣虫”死在了木质的小笼里,笼底还散落着几块残留的食物。照片配文就一句:“骤冷天一脚去!一路走好进极乐世界。”字里行间的怅然藏都藏不住,我忍不住留言:“这般情分,该写几句悼词才好,不然它走得也太冷清了。”

本是随口一提,没成想殷先生真的写了,落笔还这般动情。那短短几句悼词里,满是真切的惦念:“寂寞时陪伴,忧伤时不扰。振翅而歌,为我鼓劲,永别时侧卧,凸现硬朗风骨!”读着读着,心里忽然一暖。先前只当是人与虫的寻常相伴,此刻才明白,那些秋夜里的鸣唱,哪里是简单的声响,那是慰藉,是陪伴,是无声却温暖的共鸣。

“老伙计,丽音永存,天国快乐。”末尾这句,没有过度的悲戚,只有珍重与祝福。忽然觉得,这场告别哪里算冷清,分明是最郑重的送别。一只蟋蟀的生命或许短暂,可因这份记挂,便有了重量;一段相处或许无声,可因这份珍视,便有了温度。

原来陪伴从不论物种,也无关长短。它可以是秋夜里的几声振翅,是失意时的默默相守,是把“老伙计”三个字搁在心上的认真。而对待生命的温柔,从不是对万物的泛泛怜惜,是哪怕面对一只蟋蟀的离去,也愿意用笔墨为它留痕,用心意送它远行。

想来,这秋夜曾因这只“歌者”多了几分暖意,而这段关于告别的故事,也让寻常日子里的陪伴,越发显得珍贵。



## 秋夜歌者辞

□ 虞金伟